

热血报国写传奇

◎徐鹏(河南郟县)

刺杀日本天皇外甥、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及其继任者，一次性炸死百余名日军，铲除多名汉奸，在西安组织狱友成功越狱，兵不血刃收降土匪……外曾祖父牛子龙弃笔从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功勋，谱写了热血而传奇的一生。

外曾祖父1904年出生于郟县，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不畏艰险，与占领开封的日伪军和汉奸展开了英勇斗争。1939年，外曾祖父得到可靠消息：豫州自卫军总司令徐立中和朱云翰等人要将整个豫西卖给日本，并已派人到豫西筹建伪政权，迎接日军。当年10月，外曾祖父在我党魏凤楼将军的配合下，率人潜入开封，亲手将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击毙于河南省警备司令部门口，接着又刺杀伪开封维持会长徐宝光，并设计借日本人之手处死了伪豫州自卫军总司令徐立中和多名汉奸。

1940年6月，在党组织指示下，外曾祖父派人成功刺杀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等5人。吉川贞佐是日本裕仁天皇的外甥，被刺杀后日本朝野震动，速派皆川稚雄少将接替吉川贞佐的职务。皆川稚雄出身于日本武士世家，其父指挥参与了甲午海战，自身又在日军大将土肥原手下，是皇姑屯事件的重要干将。之后，外曾祖父探悉皆川稚雄要秘密巡视许昌，派葡成章化装成钉鞋匠，将皆川稚雄击毙于许昌北大街，日军从此不敢再设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一职。

同年7月，外曾祖父派姚栓紧在商丘陈家祠堂将日军顾问川岛速浪、高级教官冈田翠山用刀刺死。之后，外曾祖父亲率张建

国等人，在汴新公路上埋置炸弹，成功炸死日寇官奇少将及一百多名日军。一连串刺杀事件，使日军和汉奸听到“牛子龙”三个字就噤若寒蝉。

完成除奸除暴任务后，外曾祖父在党组织安排下，把前后两任军统豫站站长崔方坪、李慕林处死。因叛徒告密，外曾祖父被戴笠派人抓捕于郑州，后被转押至西安军统北冰窑监狱。在狱中，外曾祖父组织十多个狱友，于1945年6月发动监狱暴乱，杀死看守长等九人，越狱逃出西安，辗转回到郟县。

1947年11月，外曾祖父等奉命在宝丰县马街组建豫陕鄂边区第五分区，由于当时部队作战任务重，集团九纵只配给五分区40多人的连队武装，基本没有武器。当时，豫西土匪活动猖獗。外曾祖父利用早年朋友关亨通在各支土匪中的威望，同副政委张衍和一名警卫员深入匪穴，向关亨通晓以大义、明以利害。关亨通有感于解放军军威和政策，很快配合外曾祖父出面串联16股土匪2000多人归降，使分区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巩固和扩充。

1948年2月，临汝、宝丰、郟县等6县的“红枪会”被反动势力所利用，他们暗自串联，趁革命政权初建之时，抢夺军队枪支，暗杀干部家属，还企图围攻九纵领导机关所在地——宝丰县城。外曾祖父率部配合解放军九纵主力参与了对临汝、宝丰、郟县三县交界的“红枪会”会匪的围剿，三天时间攻克“红枪会”24个据点，俘虏34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外曾祖父奉命率领地方武装赴周口一带阻击国民党部队李弥兵团的南逃、黄维兵团的北援，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1949年4月，外曾祖父随大军南下开辟新区，率领一六二师四八四团在湖南执行剿匪任务时，六战六捷，受到了军区通报表扬。

外曾祖父勤奸杀敌的英勇事迹一直感染着我，催我奋进！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该继承先辈英勇顽强的抗争精神与赤胆忠心的报国情怀，不忘初心使命，扛牢责任担当，脚踏实地干好各项工作，用勤恳书写新的人生篇章，用忠诚铸就新的灿烂辉煌！

中，他们却浓墨重彩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们：

2007年3月，鲁山县人民政府、鲁山县文化局立“红军洞”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8月，平顶山市老促会、鲁山县民政局、鲁山县老促会立“李成明先生懿行碑”。碑文开篇写道：“古今，有功于国家和民族者理应报之。何以膺荣？镌石记其功德，做馨香百代而不朽！”

爷爷李成明舍生忘死，坚定勇敢的掩护八路军，给家人指明了方向：“永远跟党走！”开明、大义的爷爷一直激励着我们：“位卑不敢忘忧国！”我的父亲李文举，时时以爷爷的精神鼓励我们弟兄三人走出大山，加入共产党，我的子侄辈中，7人都考上了大学，在大学期间都入了党。我家四代人传承、发扬红色基因，爷爷泉下有知，当备感欣慰！

位卑不敢忘忧国

◎李增权(河南平顶山)

鲁山县尧山镇好运谷入口处有两块石碑，见证着我爷爷李成明掩护14名八路军伤病员的英雄事迹。

1945年初夏，王树声、戴季英率河南军区机关和河南人民抗日军一、三支队，从登封南下，冲破国民党军层层阻击，挺进鲁山西部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军区司令部驻二郎庙村（今尧山镇）。抗日军三支队驻扎在好运谷大沙岭村。

河南人民抗日军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遭到胡宗南的90军的包围，敌众我寡，部队处境危险。军区决定突围。1945年6月19日，抗日军三支队翻山向汝阳一带撤离时，将14名重伤病员托付给我爷爷，留下他们在大沙岭村养伤。这14名伤病员，有三支队七团政委李书全、教导员陈士林、连长郭荣富等等，他们多数是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战士，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老红军”。

爷爷生于1899年，他出生40天丧母，3岁丧父，继母把他养大。成人后，他勤劳能干，家境稍稍好于四邻；他略识文字，有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在村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威信。大沙岭村当时有李、钱、魏三姓六户人家，乡邻和睦。爷爷出面把伤员分散安置，主动承担了全部粮食供应。爷爷家有一盘石磨，我奶奶和大姑、二姑终日磨面，给伤员们煮饭、蒸馒头。村民给伤员喂药喂饭，精心护理。有位战士下颌骨被子弹打穿，不能吃饭，爷爷磨豆浆灌给他喝，把下蛋的母鸡炖成鸡汤，给伤员补养身体。

如此有月余时间。国民党到处搜查并张贴告示：“如窝藏八路军伤员或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抓获八路军伤员者奖银元200，提供情报者奖100”。

风声紧急，爷爷立即转移伤员，先后到西大沟、水洞沟、黄瓜洼、哑巴洞、上背等地隐蔽。那一片是原始森林，山高林密，绝壁重重，洞穴众多，是掩护伤员的好地方，乡亲们称这些山洞叫“红军洞”。情

况最危险时，伤员们被藏在大理石坎，外边是一座两三丈高的悬崖，丛林覆盖，陡峭难爬。白天，村民用绳子把伤员拉上来，便于随时撤离，晚上再系下去，躲避深秋的寒冷和猛兽的攻击。无论多么险、多么远，爷爷都是披星戴月，翻山越岭给伤员送药送饭，保证人人吃饱穿暖。当时，我父亲12岁，天天在村头放哨，若有人进山，立马通风报信。

为搜查伤员的下落，国民党军还组织了“清乡队”，四下设卡、挨山搜索。好运谷的村民都遭到多次盘问，大家严守秘密，没人透漏半个字。有一天，听到风声的保安团把爷爷抓到团部，把他吊在房梁上，严刑拷打，昏死了再用凉水泼醒，逼迫他说出伤员的下落，爷爷始终咬牙说“不知道”。后来，实在撬不开爷爷的嘴巴，他们让爷爷写出具结“如果我私通八路，全家5口人愿受割头之罪”，才将爷爷释放。回到村里，爷爷逐一告诫村民“千万小心，咱豁出命，也不能让伤员有半点闪失”。山野村夫的爷爷，血液里流淌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

经4个多月的调养，伤员基本康复。1945年农历十月上旬的一天傍晚，皮定均司令员亲自带百十名战士来接伤员，他们与爷爷畅谈一夜。郭荣富重伤未愈，皮司令留下他继续养伤。爷爷想着东躲西藏不是长久之计，带郭荣富去区公所登记，谎称他是国军掉队的伤号，暂住我家。就这样，郭荣富在我家养伤，一住就是两年多。

1947年11月，李书全带部队最后一次特意绕道我家，给爷爷写下了掩护伤病员的证明信，临走时又留下手枪一把，当作纪念。

爷爷和大沙岭的所有村民，都是草根，平时他们卑微到尘埃里，在风云际会

